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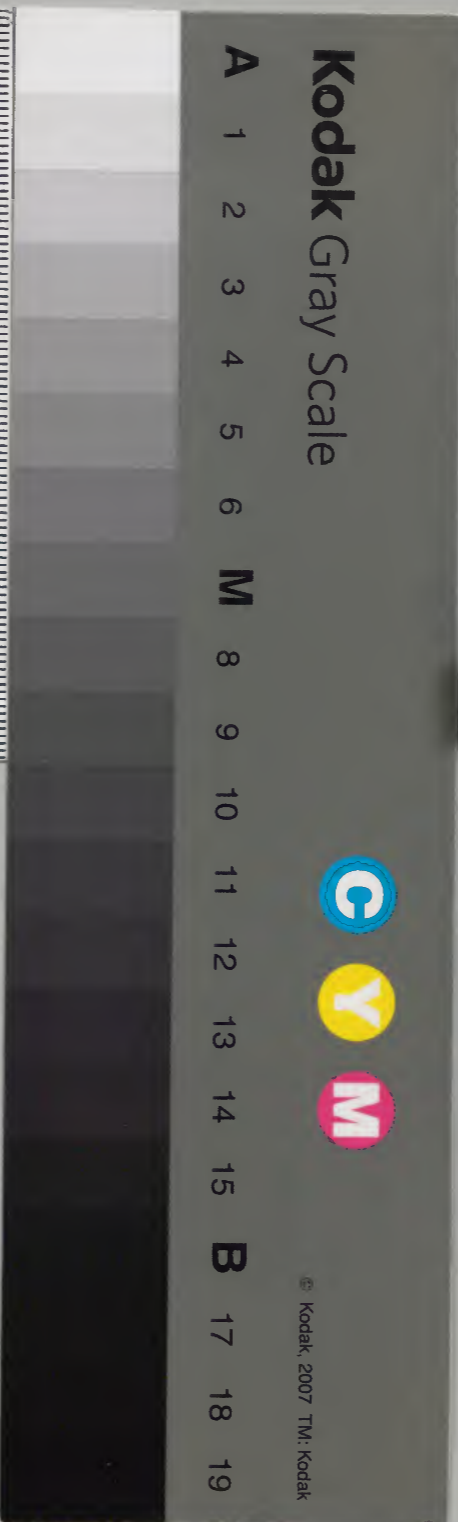
# 虞初志

漢書門類		三三〇	四一	三八	四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三〇	四一	三八	四
漢書	類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0
冊數	4	(	4)
函號	309	117	

七八





虞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淺草文庫

唐 郭湜 撰

新安 黃正位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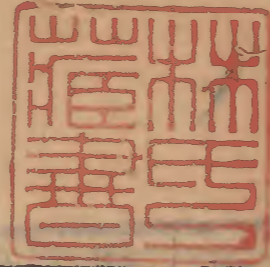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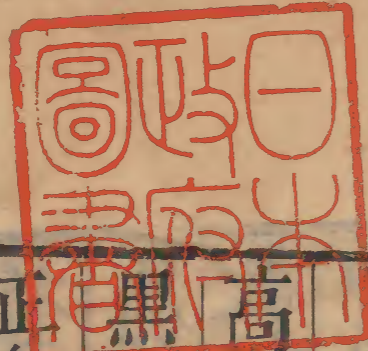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

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

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

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

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于官朝見之儀具九





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鼓  
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  
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  
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  
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  
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  
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  
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群臣卿士皆  
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  
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  
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  
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  
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  
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  
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  
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  
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  
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



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  
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  
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  
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  
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  
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  
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  
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  
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

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  
碎身以禪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  
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  
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  
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  
萬歲從此便任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  
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  
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黨錮之獄  
楊裴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



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讐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此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頗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旁流足以吞食鯨鯢剪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

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刑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亾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琢官之刑寧侯後圖國忠播宣淫之耻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



殊塗終未通朕懷卿愬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  
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受職不敢失墜邊  
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  
不行災青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  
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  
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  
囚李芝於真定劫光翹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  
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  
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

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  
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  
交鋒縱鎬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信宿兵疲  
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  
拔與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  
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馬失守萬姓及此騷然  
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伏未央宮十三日  
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  
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



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  
忠方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  
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  
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  
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  
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  
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  
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  
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

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  
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  
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喘  
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  
來表䟽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  
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劔門到  
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  
增恨應霑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



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  
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  
崔圓可謂大臣歟卽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  
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  
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宰  
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  
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  
之常也及駕出劔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  
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

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  
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  
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克謀逆  
計主以嚴莊僞勅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  
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  
震克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  
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  
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  
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



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帥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次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人戴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

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路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未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愆軍戎興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



輔國熒惑兩宮戕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  
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  
馬三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  
惟留十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  
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  
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  
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  
欲至夾城忽聞戛戛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

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  
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  
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  
高公卽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  
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  
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  
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土地吾頻讓與皇帝  
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  
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



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與說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勅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略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

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旣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効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燻眼落膜瘡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



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羨甚美或登  
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一一  
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  
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  
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  
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  
永隔幽明哀毀旣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  
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  
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

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追孤魂旅襯  
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  
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  
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襯發朗州十一月至襄  
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  
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  
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  
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曾十七黑子他人  
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



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  
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  
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  
汝別時記語否曾前有黑子在否卽解衣視之  
母亦出金環示之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  
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  
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  
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  
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

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  
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  
裴畢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  
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  
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  
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  
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鉦張萬  
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  
瑩宋晦嚴鉦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



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  
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  
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  
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  
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况與高  
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  
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  
冤悲夫

### 東城老父傳

唐 陳鴻祖 撰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  
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  
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  
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  
幕竿隨玄宗入太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  
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  
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